关于《手稿》中的“对象性活动”的阐发

摘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提出的“对象性活动”的理论，是整个马克思哲学的基础性的和第一性的原则，其既是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与继承，又是基于马克思对于社会政治经济学深入分析的最终理论结晶。“人是对象性活动”是一次对马克思哲学的伟大奠基，它为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与实践观奠定了深厚的底蕴，为马克思哲学架构的完整性奠定了理论基础。

关键词：《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象性活动；本体论；实践观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提出，“对象性的存在物进行对象性活动，如果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进行对象性活动”[1]。这一概念扬弃了黑格尔辩证法，转而立足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对于对象的认识，马克思倾向于费尔巴哈的感性的对象性概念，因而，他理解的哲学就是关于对象的意识，而对象就是人生活的世界[2]。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由于人们往往更加重视实践概念的基础性地位，而忽视了对于对象性活动的研究。但是，通过对对象性活动概念的进一步分析和探究，《手稿》中所提出的这一概念，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哲学中实践观，本体论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方面考察的内涵。对其的研究，应从德国古典哲学中关于“对象性”概念的讨论开始，并且解析这一概念在马克思哲学中不同方面所起到的连接作用。因而，实际上，对象性活动概念是马克思哲学中一个重要的奠基工程，对其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从本源，也就从本质上更好的了解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观与本体论（或吴晓明教授所提出的存在论[3]）。

一．对象性活动的德国古典哲学源起

（一）康德的对象性活动思想

康德的对象性活动思想要追溯于笛卡尔所提出的著名命题“我思故我在”，在这一命题中，笛卡尔将对象性活动聚焦为对于自我意识的对象性活动，提出了新的对象性概念，其实质是，当我们审查对象性活动时，我们所做的审查实际上是关于人的本体意识上的审查。在此基础上，康德实现了一次关于对象性活动概念的巨大转变。在《纯粹理性批判》所提出的观点中，一个最主要的特征即为，客体围绕主体——使对象符合于知识，而非知识符合于对象。康德认为：“当表象的联结被理智概念规定为普遍有效性时，基于这个关系而被表述为对象。”[4]康德对于对象性的理解，在于客体对主体的契合，而不是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契合，其用一种非理智直观的方式构建了人思想中的对象性世界的活动特征，形成一种主客体的不对等的对象性关系。然而这样一种关系，在康德那里并没有得到一个具体的表述，而成为了一种模糊的概念。

（二）黑格尔与费尔巴哈关于对象性活动的探究

在对于对象概念的探索中，黑格尔抛弃了康德从感性实在出发寻求经验性结果[5]的方式，转而利用人的理性来认识主观活动中的对象。黑格尔认为，主观活动的对象是对象性的活动的同一表现，其在形式上表现出一种向外的一致性，并在内容中构成一种过程性的二分。“对象”一词在黑格尔那里被这样解释：“按本质说来，对象和过程是同一的，过程是两个环节的展开和区别开的运动，对象是两个环节之被认作一个结合体。”[6]这样一种理解，是立足于黑格尔的理性思辨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之中的。黑格尔对于对象性活动的认识，在他的《精神现象学》中关于奴隶转变为一个自为的自由人的否定性环节中，得到了较为完全的展现。我们完全可以通过黑格尔否定之否定的阐发，发现黑格尔对象性理论的实质即对于否定的彻底的阐发，其否定了康德的对象的感性实在性，又在自为的观点上否定了这样一种经验性的探讨而寻求一种超越，然而在这个基础上，黑格尔的对象性的概念陷入到一种自身内容上与形式上的矛盾之中。

费尔巴哈立足于人本主义的立场，对黑格尔提出了批评与扬弃。黑格尔所提出的这样一种对象性活动，是一种封闭的，自我意识下的活动，具有极大的局限性。这样一种封闭，在于黑格尔的对象性活动概念一种两难的矛盾，即基于经验的理念式的探讨所形成的问题。相对于此，费尔巴哈把感性和思维的东西对立起来了[7],在费尔巴哈看来，主体的现实性，正是在于其对象性。在这里，实际上费尔巴哈已经隐约提出了人的对象性的活动的主客体的统一，但是他却没有意识到其中真正的价值，而转而抛弃了它，但也正是这样一种“感性对象性”原理的提出，启发了马克思的对象性活动概念的探索，也因此，唯物主义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二．《手稿》的对象性活动解析

（一）马克思对于费尔巴哈的超越

尽管费尔巴哈提出了“感性对象性”原理，但是费尔巴哈所提出的感性，止步于“直观”而非“活动”，他未能为这样一种感性提供一种实践性的载体，致使他最终无法在此基础上有进一步的拓展。在德国古典主义的框架中，“对象性”与“活动”的结合是一种完全自相矛盾的产物。“理性”占据了主导地位，而“活动”，作为一种自我意识的活动的范畴，不可避免地具有能动性，这与“感性”的“对象性”所具有的受动性之间存在者天然的矛盾。马克思坚定地回应了这一矛盾,指出只要在“工业”中被领会到的“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得以重新解读,上述问题便可迎刃而解[8]。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在马克思看来，是一种基于对象性的自然而然的结果，其是唯物主义框架下的本质性的契合，他对此，在许多地方都进行了具体的阐明。马克思立足于新唯物主义的立场，将实践的观念引入到原本处于感性主体范畴的对象之中，重新探讨了“对象”与“活动”的关系，构建了一套不同于德国古典哲学的新的架构。而这样一种架构，实际上正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观的奠基。

（二）《手稿》中的“对象性活动”原则

1. 一个存在物的存在必定是“对象性”的存在

马克思提出：“太阳是植物的对象，是植物不可或缺的、确证它的生命的对象”[9]在这一基础上，完全可以将对于太阳的本体论证明表示为：离开植物这个对象，太阳什么也不是。即，对每一个实体而言，其在自己的本质中包含着自己的对象。马克思指明，对具有对象性的存在物而言，它的对象的存在与它自身的存在相同一。

对非对象性的存在物而言，马克思在《手稿》中表明：“假定一种存在物本身既不是对象, 又没有对象, 这样的存在物首先将是一个惟一的存在物, 在它之外没有任何存在物存在, 它孤零零地存在着”。[1]这样一种存在物，是独立于现实的，感性的存在，是立足于思想中的存在，因而其为一个存在论上的新领域，而应抛弃于讨论之外。实际商，如果我们通过对哲学史的回顾来探查这样一种存在物，我们只能发现一个存在物——神具有这样的特性，然而，在唯物主义的框架下，神是无法存在的，所以这样一种抛弃是有意义而无误的。

2. 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性包含整个自然界

基于人的本质力量与其它存在物的本质力量区别的追问，必然有这样的思考：基于“对象性的关系”的原则，人不能作为人而存在，而仅为某种动物和植物；这显然导致了矛盾。而真实情况是：人已经与整个世界发生了对象关系。这何以可能呢？根据马克思所提出的对象性的概念，存在物的存在也证明着在这种存在的本质之中所包含的对象的存在，而人的存在的对象就是整个世界，即人的存在本身包含了自然界。进而可以推知，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性活动便是劳动[8]。这一原则，为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观奠定了基础。这样一种人与自然的统一，其基础在于人本身自在自为的实践性活动，在后面将深入讨论这一问题。

3. 对象的存在就是对象性的活动

马克思指出：“对象性的存在物进行对象性活动, 如果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 它就不进行对象性的活动。”[1]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例证，太阳的对象性活动——植物也就是植物自身的存在，反之亦然。马克思所指出的对象性活动的概念，超越了近代形而上学所提出的抽象语境下的自在之物。一个对象性的存在物的活动并不是一种自身的“纯粹的活动”，而是一种对象性的转化，而这样一种对象性的产物也恰恰证实了对象的存在性。在这个意义上来看，马克思所提出的关于存在观点的探讨，实际上是一种对先前德国古典主义意义下的主体存在的超越，他基于一种对纯粹活动的否定，实现了存在本身的统一性意义。

三．劳动与马克思哲学实践观

在《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劳动的异化的探究，引出了对象性活动的新唯物主义的认识，超越了近代理性形而上学的框架。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对于感性活动的观点：“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诉诸感性的直观；但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类感性的活动”[10]，而重新将“对象性的活动”的原则成熟地表达为实践,从而实现了感性活动的能动性和受动性统一。

1. 劳动概念的提出

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实践的人的活动即劳动的异化行为”[1]，这实际上指出了劳动实践就是人与动物之间的核心区别，也使得马克思将实践作为实践活动的实践观得到了确立。在马克思哲学中，人类劳动本质上就超出了生物的本质，而是一种有目的的实践性与能动性地去改造自然界的劳动。

同样，马克思也对劳动异化和劳动对象化之间进行了严格的区分，其中，劳动异化是劳动的消极方面。它不符合人类存在的本质，而必然导致人的个体存在与本质存在的分割。而劳动对象化则是劳动的积极方面，它是人能动性与实践性在改造自然界中的具体体现，也是人实现对象与自我存在的方式。

《手稿》中劳动概念的提出，是马克思哲学中实践观得以确立的理论基底，它是整个实践观的本质，也构成了实践观的主要内容。劳动的主体性，能动性，以及人类劳动的转变，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的一大研究基础。

1. 从《手稿》到《提纲》——实践观的完善

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出的实践观，在他不断地探索下，得到了实质性的发展。实践观是马克思哲学中极为重要的内容，这里，仅从“对象性活动”原则上探讨马克思的实践观的发展。

马克思在《手稿》中阐明了对象性关系与实践二者之间存在一种内在构成的关系。[11]人作为一种对象性而存在，这种存在使得人具有现实性，并且人也是劳动与实践活动的主体，因而作为劳动主体的人，需要将自身的生命付诸于对象。故，《手稿》中指出：实践的本质是以人自身为目的的对象性活动。

在《提纲》中，马克思对所提出的实践观作出了进一步的完善，他提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0]。这样一种以主体改造客体的角度，正基于对象性活动的原则，将自然世界视作人类本质活动的对象，进行主客体统一的活动。只有通过实践活动，人才能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12]

从《手稿》到《提纲》，实践观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对象性活动依旧作为主体对客体改造的基本理论原则，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使得实践观在发展过程中，能够保持一脉相承，进而也否决了某些学者提出的《手稿》与《提纲》两个不同阶段的“两个马克思”的看法。

四．马克思本体论探析

马克思在《手稿》中多次触及到了人的本质的问题，关于此的研究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内涵，这也成为了许多学者近年来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马克思在《手稿》中所展现出的本体论思想，也是以“对象性活动”概念为基础而形成的。

在《手稿》中，马克思史无前例地从哲学本体论的新高度实现了对传统本体论的清算和超越：以人的劳动实践、对象性的活动作为基本出发点，重新探讨自然、社会和人的关系。[13]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探索：

1. 人的能动与受动的统一

基于对象性的考察，自然界是人生存与生活的对象，我们依赖于自然界，但与此同时，马克思也指出，人的实践活动的能动性在于改造世界，人处于能动与受动的统一之中。这样一种统一性体现在于人的本质存在中，人通过思维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并对客观事物加以改造，但不断改造中的自然界亦是对象的存在，故这样一种统一性，本质上是人的对象性的体现。当我们谈及人劳动中的能动性时，往往局限在对于对象性的解析中，而马克思实际上是通过自在自为的劳动的实践，实现了对象性活动内容的统一。

1. 人是对象性活动

“人的对象性活动”与“人是对象性活动”是关于马克思对象性活动概念的两种不同的理解。有学者提出，劳动就是一种对象化活动，劳动产品就是人劳动的结果[14]，这实际上是站在第一种角度来看待“对象性活动”的原则。而对象性活动，以马克思的角度来看，正是有对象的存在物存在的基础，更是作为以整个世界为对象的人自身存在的明证。人即对象性活动，这与马克思的实践观是密不可分的，它将人自身的存在，实践的存在与本体的存在相统一。因而，实际上，马克思的本体论观点为：“人是对象性活动”而非“人的对象性活动”，人的存在本身是对象性的活动，这样一种观点才是对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正确理解，也是对唯物主义实质的真正把握。

1. 人的类本质与社会性

人的类本质或类特性，马克思在《手稿》中有过不同的表述，但其实质是将之规定为“自由的自觉的活动”。[15] “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1］这样一种类特性与人的社会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为人作为一种类本质而存在，亦即是作为社会性的存在物，在对社会的不断重构中被社会不断改造，而在社会之中，人的本质存在的意识得以实现。在谈论人的存在时，我们谈论的是人的类本质，或者马克思意义上的“社会中的人”，故对于人的社会性的认识是必要的。人区别于其他存在物的社会性，是我们对本体认识的基础，也是对人对象性活动本质上的理解。人的存在在对象性的社会的解构与重构中不断变换，我们要把握这样一种变换，是一种动态的，但却是一种类本质的。

五．本体论的实践性统一

（一） 人与自然的统一性

《手稿》中，马克思创见性地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到社会历史领域，通过对象性的原则来重新阐发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并从中构建出人的实践性在对象性基础上的统一。

黑格尔认为物的对象是人设定的，因而，当我们探查自然世界时，我们实际上在做抽象的思维，而没有任何实践性的劳动的意义。而对于费尔巴哈而言，马克思批评其为：“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联系起来的共同性”[16]，费尔马哈所提及的人与自然的统一，是一种非对等的，自然对人的孕育。

实际上，这样一种统一不仅在于“人是自然界的部分”，即不仅在于人对于自然界的依赖作用，同时也在于人的活动本身必须参与进“自然界的生活”[17]。人的存在是能动与受动的统一，在一方面，没有自然界这个对象，人的存在便无从探究，而另一方面，人则“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充满激情和欲望。人的激情和欲望是人超越的表现基础，也是人存在的基础。从人的类本质与社会性的基础上来看，这样一种统一性，在于人通过对象性活动对自然的解构与重构，所影响的人的自身“自然界的生活”的行为。而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这样一种统一性，在于自然界对于人的生成与人通过对象性活动在历史维度中的新生。人对象的自然界，是在人的历史的对象性活动中生成而发展的自然界。

（二） 对象性的实践

关于马克思对象性的实践的理论，在《手稿》中得到了彻底的体现，主要在于人的生产劳动所具有的两重属性，即物质性和精神性，并且，人在自由自为的劳动中所实现的感性与主体能动性的统一。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就是人的类特性”[1] 。人的生产劳动不受人的肉体纯粹自然性生存需要的支配，人的生产劳动也就不与人的生命存在直接同一。进言之，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与意识去支配生产劳动。[18]人的劳动是有意识的，自由的，人的劳动是具有类意义上的对象性的，从人的社会性的角度来看，人的实践性行为，是人对于人的对象性的作为。在实践中，人实现了人劳动性超越的统一。

对传统古典哲学的探讨，使得马克思意识到人的感性自然性和主体能动性的分裂。马克思在《手稿》中已然提出，对于这样一种对立状态，“只有通过实践方式”解决。实践活动的内涵在于，人通过主体——客体相关律[19]来实现从认识的结构上的共通，从而实现主客体的统一性。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向度来看，我们对于人的对象性的探讨，也必须如同对人的本质的探讨一样，以“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为出发点[20]，而实现对“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16]的思考。

对象性的实践的意义在于，通过对人的实践活动的深思，而扬弃传统哲学中理论性虚假的两难情况，而实现对象性本质的揭示，从而实现人的本质在否定之否定中的统一。

参考文献：

[1]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人民出版社, 2014.

[2] 赵凯荣：《马克思哲学的主体性问题———〈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研究》，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11 年 第 3 期。

[3] 赵异. 马克思对象性活动概念溯源及其价值[J]. 理论研究, 2016(5):8-14.

[4]［德］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 李秋零译， 商务印书馆 1978 年版

[5] 马健, 杨渝玲. 马克思“对象性的活动”思想的双重源起[J]. 社会科学动态, 2017(9):25-29.

[6] ［德］ 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上）， 贺麟、王玖兴译， 商务印书馆1979 年版

[7] 余源培、吴晓明： 《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的导读》，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版

[8] 徐琴,王文臣.“对象性的活动”与“对象性直观”——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超越[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06):86-89.

[9] 吴晓明.形而上学的没落[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10] 马克思.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 秦琦. 浅析《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实践观[J]. 现代交际, 2018, No.481(11):216-217.

[12] 瞿林冉.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实践观解读[J]. 开封教育学院学报, 2018, v.38；No.170(04):27-28.

[13] 谭苑苑.马克思本体论思想探析——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资本论》为例[J].福建江夏学院学报,2015,5(05):70-75.

[14] 翁玮峤.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学说及其当代价值——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研究文本[J].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8,38(08):19-20.

|  |
| --- |
| [15]王南湜,夏钊.人是对象性活动:马克思哲学本体论之第一原理[J].天津社会科学,2019(01):13-28.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17] 牛菲, 陈爱萍. 对象性活动:人与自然统一之基——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J].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 5(2):28-33.

[18]丁立卿. 实践是人的本质“对象化”的“对象性”活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实践观探析[J]. 学术交流, 2015(5).

[19]夏甄陶. 人在对象性活动中的主体性（下）[J]. 人文杂志, 1995(5):33-38.

[20] 王晓朝, 刘伟. 从“对象性活动”到“现实的个人”——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认识过程的文本学探析[J]. 河北学刊, 2017(05):15-19.